

歐戰從大山戰記

魏爾德 著
陶茲人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F三八〇八

港

歐戰樞山大戰記一冊

◆(97648)

Tannenberg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原著者

R. V. Wehrt

譯述者

陶茲人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長沙南正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目錄

先聲.....	一
計劃和對抗計劃.....	二八
索爾道存亡戰.....	三六
俄國人來了.....	四三
地面上的火光.....	六八
八月二十一日.....	七一
八月二十二日.....	七六
八月二十三日.....	一〇〇
八月二十四日.....	一一七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三五

八月二十六日	一六九
八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
八月二十八日	二三四
八月二十九日	二七二
最後一擊	二七六
結論	二九〇
參考材料	二九一

歐戰樅山大戰記

先聲

有幾名軍官站在門底近處，這門在彼得堡參謀本部大廈裏面，是到俄軍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Januschewitsch）將軍辦公室去的。他們並不站在緊靠門處，卻站在闊走廊轉角處的上。他們站在這兒，可以望見室門。參謀本部動員科科长不多幾分鐘前即在這門後不見了的。軍官們並不互相談話，靜看這門。已經下令總動員了嗎？這是他們願意儘速知道的事情。

總動員——這意思不祇是對奧宣戰，也是對德宣戰。他們渴望着戰爭，人們頻年來即以戰爭來訓練他們，他們希望戰爭到來。

門開了。參謀本部動員科科长杜勃洛洛爾斯基（Dobrowolski）將軍離開房間，先見到背。他

先聲

一

柔和而小心地關門。手上捏一張大紙。此刻他鬆開軍服鈕扣，將紙送入裏衣袋去。

軍官們向他奔去，他舉手低聲道：『戰爭，先生們！動員令已經下了。』

他被靜默的軍官們跟着，走下陸軍部底寬敞的大石梯，軍官們底臉被內心的緊張所興奮而紅漲着。

中間有一位軍官在門前擋他前進，問他：

『長官，您帶着這一張含有戰爭意義的紙張去幹甚麼？』

杜勃洛洛爾司基將軍用手翻脫手套：

『年輕的朋友們，但是您們願意多知道些。這張紙暫時還是毫無用處的。依這張紙的說法，您們還無從向柏林躍馬前進，我的朋友們。在您們爲到柏林去而備馬之前，這張紙需要樞密院來公佈，在公佈以前，尙需由陸軍部長由海軍部長和內務部長簽字，朋友，這樣才可達到司令官手上，即總司令部及司令部。這些手續辦完以後，那末，同事們，我們才開始過戰時生活了。』

紙張在杜勃洛洛爾司基將軍底外衣口袋中，他坐上自備汽車，汽車開向陸軍部去了。

他自己說：『我走進海軍部長格里哥樂維起（Grigorovitch）海軍大將底房間。我向他說，他應該簽名於宣布總動員令的電報。海軍部莫名其妙地看我。他完全不相信會爆發對德宣戰的總動員令。他喊道：「什麼？你們要和德國作戰嗎？但是我們底海軍不能和德國海軍比。德軍海軍將把房屋轟得粉碎！首都彼得堡將逃不出這種命運。」

我請他簽字，但是他不願意。最末他走到電話機邊，用通到陸軍部長蘇旭姆李諾夫（Suchoninow）辦公室去的直接電話和陸軍部長說話。

「我真必須要簽字嗎？」他問。蘇旭姆李諾夫在電話中大聲叫道：「您必須簽字，而且要快！」他狂叫的聲音，連我都聽清楚了。海軍部長歎息，看我搖頭簽字。

我奔出海軍部，跳上汽車，開到也拉金島（Jelagin-Insel），開進內政部長馬克拉可夫（Maklakow）底避暑別墅去。

部長坐在辦公棹旁邊。我說話的時候，部長臉色蒼白，直瞪着我，連動都不動。當我開始的幾句話說完之後，他用手來打斷我底話。他沉靜了一個長時期。我並不驚異地在他房間中四面看。在部

長坐的辦公棹對面，有一個壁龕。裏面有一張狹棹子，棹面上鋪有白布。這塊棹布上站有許多大神像，像面前點有燃着蠟燭的神燈。壁龕頂前面掛有一盞教堂裏面用的燈，也是點着的。

部長終於結束了他底可怕的沉默，站起來，低聲地說，但是音調是失望的音調：

「這絕對不會好。這次，戰爭不是國民底普遍要求。伺機而動的革命者迫不及待地候着戰爭，以便完成在日、俄戰爭中已經開始了的工作。我們人民寧願意革命勝利，不願意帝國對德國戰爭得到勝利。」

他又沉靜下來，在室上下往來。他又走到壁龕。他又手，屈身下來。然後他走向寫字棹，在電報上簽字。

我走完了原定的其他路線，進電報總局去。七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我於晚上九點鐘走進電報局。

陸軍部長已經通知電報局長，說我將送一份分外重要的電報去。我即刻由一個公役引到彼得堡電報局長私人辦公室去。

我解開我底外衣，將紙張遞給他，我完全知道經我這次遞送以後，世界歷史上將有一種行動開始。俄帝國最高當局對於這次行動底結局之觀察，意見始終是不一致的。這是我始終經歷到的。我所負的使命是在電報局中留到電報發出和對方接到電報爲止。因此我和電報局長一同走進一間房屋，在這兒將電報原稿用打字打成許多份，這樣可以同時將電報發給我全國許多官員。

複寫稿由電報局長親自取去，藏在一個袋裏面，我們又走向一間彼得堡電報局底大房間去。我們走進這房子，不多時以後，全室肅靜無聲。摩爾斯電報機（der Morseapparat）滴得滴得的聲音停止了。因爲要整理一下，好叫在發送總動員令電報時緊接前後及同時不許有其他電報可以發送。局長走到一張棹子面前，從衣袋中取出複寫的電報稿子來。公役走到他身旁，把它分送給許多人，這些人在我看來，坐在他們棹子旁邊都是緊張的。

這時候，電報局一員高級人員走到我這邊來，低聲對我說：「閣下，耶奴希開維起將軍在電話中找您！他要立即在這一秒鐘之內和閣下說話。他叫我說，閣下身上所帶的電報，無論如何不要發

出。」

電報局長身材高大，很溫和地站在我旁邊，驚奇地突地看我。我在我所站的地方轉身大聲向他說，請他且將複寫電稿再藏到他衣袋中去，奔到一間相去不遠的房子去接電話。

耶奴希開維起將軍在電話機旁邊，十分簡短地向我說，我應該截留電報，等參謀本部上尉吐幹巴拉諾夫斯基（Tugan-Baranowski）到達電報局來。

我於電話說完之後，喪然地走進前房間去，電報局長始終追隨着我，他甚麼也不知道。

我向他收回總動員令電報，藏在胸前衣袋中，上下蹣跚了好幾回。

吐幹巴拉諾夫斯基已經來了。他分外興奮，告訴我，他在全城各辦公地點，一處又一處地追我，向我傳達沙皇最高命令，不要發電報。總動員決議像被最高命令否決了，沙皇以對奧的局部動員令來代這一道總動員令。

我通知電報局長，駕車到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那兒去。在辦公室中見着他。他狂燥。連我也對耶奴希開維起不能掩藏我對事情變化之諧謔態度。

耶奴希開維起漸漸沉靜下來了，向我敘說，沙皇曾經說明，他個人單獨對帝國安全負全責，他，沙皇，凡是因爲中止總動員而變成局部動員以後，帝國所發生之事故，由他單獨負責。耶奴希開維起向我說，「後備軍代表」自動地用盡人間一切辦法去說動沙皇下令總動員，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沙皇決定無論如何不下這總動員令。這樣就只下了對奧國的局部動員令。

第二天早晨，即七月三十日早晨，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用電話和我說話，向我說：

「您仔細聽：現在有我們改善情況的希望。您準備好，我有電話給您，您即刻到我這邊來。這大概是中午的事情……。」」

杜勃洛洛爾斯基將軍等到下午，在他等候期間，發生了下列諸事：

主戰派全體和沒有主裁似的。人在準備怎樣能夠說動沙皇下總動員令。不能決應取的路線。農業部長克利沃興（Krivoshein）特別表示不安靜，他以最迫切的態度說動耶奴希開維起將軍，對沙皇用盡各種方法。未了，近中午的時候，陸軍部長，侍從武官長蘇旭姆李諾夫，外交部長沙索諾夫（Sazonov）和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將軍一起走進陸軍部長室。沙索諾夫說話，他建議，即

刻請正在城外彼得宮(Peterhof)的鄉間別莊上的沙皇聽電話，以便乘其不備，這是辦到了。

電話接通了，當沙皇接電話時，另一端電話聽筒在耶奴希開維起將軍手上。其餘兩位沙索諾夫和蘇旭姆李諾夫站在他對面，傾神注視他。

耶奴希開維起將軍並不先事寒暄，一接話即請求沙皇下總動員令。耶奴希開維起在請求時趕快附帶提了幾種理由。沙皇佛然拒絕了請求，但也和將軍談到總動員令之可能性。

耶奴希開維起即刻更變了戰術，向沙皇說，外交總長沙索諾夫站在他身旁，請求即刻和沙皇在電話中談話。彼得宮那邊沉靜了一回。沙皇沉默了一些時間，隨後說：『如果必須有話說，好吧。』沙索諾夫接過電話機，請求當天覲見，因為他對於一般政治情形有不可延緩的材料必須報告——一件緊急報告——沙皇又沉默了一回，回答道：『是的；但是我今天分外忙碌。但是，也許還是可以的，我約了他替希介夫(Tatishchev)三點鐘會面。假如您和他同來，有妨害嗎？否則我沒有一分鐘的暇時間。』

外長即刻應允沙皇，於他無妨害。三點鐘和他替希介夫同進彼得宮。

沙皇掛上電話機。沙索諾夫看陸軍部長和參謀總長：

『我三點鐘去和沙皇說話。但是天曉得，他替希介夫覲見沙皇又有甚麼事呢？』

三個人發呆。他替希介夫曾充柏林陸軍武官，和德皇有私交。耶奴希開維起用電話審慎探聽，決定他替希介夫少將見沙皇之目的。三個在無限驚奇中決定了他替希介夫當晚即須起程赴柏林去和威廉二世進行德俄間和平交涉。爲了作最後商討，他奉命於七月三十日午到彼得宮去。明白其中內情之後，耶奴希開維起懇請外長沙索諾夫，凡是能依他們底意思去說服沙皇的一切，均儘量去說，他說：

『我對您此行之成功，並不懷疑，如果成功了，請您就近在電話中招呼我。我下了總動員令以後，即刻就走，將電話破壞，用一切方法把我隱起來，絕不令人找到。我必須得隱起來，爲的是避免接得違反前令和停止總動員之新命令。』

各位放手。沙索諾夫回他辦公處，和法國公使談話，隨後到杜龍（Donon）飯店，杜龍飯店時常予俄國顯要以敘談機會。

農業部長又來到這兒，興奮緊張，堅約外交部長，使他下午堅定和有力地留在沙皇那兒，務必達和德國宣戰之目的。

外長沙索諾夫於下午以原車向彼得宮進發，他決心當天下午在沙皇那兒實現對德宣戰之目的，在沙皇心目中認為他本人和德國皇帝間中間人之他替希介夫少將將被派赴柏林，阻止迫在眉睫之戰爭。

宮役穿着奇突的，滿身金色的中古服裝，來迎接兩位，引他們穿過花園，走進一座小房子，這是沙皇在彼得宮芬蘭海灣邊休養住的。

侍從副官在地層中接兩位，請兩位即刻覲見沙皇。

沙索諾夫和他替希介夫少將走進二樓沙皇辦公室。光線透過很高大的窗子，射入室中。可以憑此窗遠眺芬蘭海灣上風光。

室內有兩部打字機，打字機用紙蓋着。壁上掛有軍人戲劇的圖畫。一具軟睡椅和六具皮椅子充實了這一間陳設奇突而簡樸的房間陳設。

沙皇容光黯淡，他用手略略示意，命來客入座人們坐成圓形。

沙索諾夫鐵一般的堅決，不錯過時間，他即刻以不可動搖堅韌精神來開始爭取地位，而且並不用開場白，一待坐下，即向沙皇說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了。所應考慮者爲德國決定在歐洲緊張的政治現狀當中，造成俄國和德國間的衝突。這一點已有事實證明，事實即德國外表上看來並不想使其聯盟國奧地利上『真理之途』。現在除了考慮目前忽然急迫的戰爭，如何才能在有利的條件之下爆發而外，其餘都不值一顧的了。下總動員令以表示促成浮現在空中的戰爭，總比怕造成戰爭動機要好些。如果怕的話，則反而有被捲入旋渦之慮，如果這樣，情狀根本不利於俄國。

沙皇怫然反對他底話。他向他底外交部長說明他確實對戰爭恐怖，真的引起可以避免的戰爭的繁重責任在抑制他。他限制自己用手段，他說：『雖然軍事上也許不能寬恕，但是糾紛或者可以用非俄國始料所及的意思來加速解決。』

沙索諾夫被沙皇底嚴厲態度和皇帝當時所處的十分悲傷的孤立地位而鎮壓住了一些時候。

然而他見到沙皇依然不堅決，他不知道他應該在那兩種危急當中選擇那一種，他迅速地利用此種猶豫態度，聰明而敏捷地利用之。他將外國軍隊開進俄國時所能產生的一切危險分析給沙皇聽。他底話長而詳盡，而且用盡一切確信力量來說明。

他因為忽然想起有一位將軍坐在他旁邊，這位將軍正在期待沙皇對和德國議和的事情作最後決定，所以他底聰明而有情調的措詞忽然遇到困難。這位將軍此時還在期待他到柏林和德國進行保障和平之一定使命。隨後沙索諾夫有了主裁，結束他底談話。

沉靜了一回。沙皇一躍起身，大步行走，顯明地在室中往來蹀躞上下，沉默苦思。

他替希介夫少將將在以前一小時半談話中未能插口一句，在這沉靜的時間中，也覺得有參加這種重要而難得結果的談話之責任，他在沙皇交臂胸前，搖頭站住的時間說：

「上帝，這是難決斷的！」

沙皇此時顯出非常不安，怒視少將和向他大聲喊道：

「決定嗎？由我決定！」

沙索諾夫見到他底優點，又說話，善良而確實。最後，沉默很久以後，沙皇像於聽了外長說話之後，也確信如果不即刻下手準備應付可能爆發之戰爭，對俄國的損害太大。

沙索諾夫此時跳了起來，請求即刻准予下令總動員。

沙皇在窗前站了一回，遠眺那海底遠處，他底視線注在上下馳逐的漁船底白布風帆上面，隨後臉對着部長，說道：

『我准您下總動員令。』

沙索諾夫請求即刻在這准予下令總動員。沙皇只是點頭。沙索諾夫鞠躬，離室而去。他替希介夫少將因為始料所不及的談話結果，在室內惶惑不知所措。隨後他想到他完全是贅疣了。沙皇站在窗下，始終背對着他，少將深深鞠躬退出室外。

他在地層中找沙索諾夫。侍役引他到一間小房間去，他在那兒見到外交部長在接電話。他見沙索諾夫如何興奮和熱烈，正在和參謀總長耶奴希開維起說話，向他報告沙皇即刻准許下總動員令。沙索諾夫向電話中輕笑一回，少將又聽外交部長說：